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四明樓

鎬大防

奏議

論初政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之付託以承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竊聞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即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章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會

步

論初政

臣仰惟陛下受天明命膺太上之付託以承列聖億萬年之基圖覆載兩間無不悅服竊聞陛下臨朝淵默發言精當尊禮大臣凡事審訂而後行臺諫論列給舍駁議隨即聽從而聖德謙抑增置講官收召名儒有終始典章之誠宗社無疆之休基于今日誠千載之幸會

鎬大防

也。臣至愚極陋，備負從班。既得以詞章小技，仰
代王言，奏對之初，敢效忠言，以裨聖明之万一。
自古人君即位之初，多能自強，以銳意于治天
下。往、祿、誦、望、太平，于旦夕以其富貴崇高安
逸，汰侈不期而至。在位既久，君子日踈，小人日
親，逆耳之言不聞，而諂諛之人日踈，偃然自以
為安，而不知君門之外，皆知禍亂之作。他人主
不得而知，嗚呼！秦漢以來，賢明之君，而至于此
或及其身，或貽禍于子孫，為後世之笑者，不知
其凡也。唐高宗永徽之初，日引刺史十人入閣

問民疾苦，尊禮長孫，無忘褚遂良、恭己以聽百
姓阜安，有正視之風，而權移房闈。凡復唐宗明
皇開元之初，以風俗奢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
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珠玉錦繡，焚于
殿前，后妃以下，皆不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
採珠玉，織繡錦，而末年窮天下之欲，不若為其
樂，以政天寶之變，德宗動遵禮法，罷貢獻，樂
工織苑，獸出宮女，淄青將士投兵相頌，曰：明主
出矣。吾屬枕戈爭政，崇寬大，藹然有正視之風。
而其後奉天之幸，又幸梁州，凡不免其身，而其

尤可恨者初能疎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後乃疑
暗不知所倚任晚又益忘宿將而罷之命宦官
分典禁旅終唐之世為患尤深此三者最其可
戒者也 陛下聖性高明惡旨酒薄嗜好致
以孝問為急而不以位為樂臣豈當私憂至此
正以平日讀史見賢明之君不克圖終未嘗不
痛之使唐之三君皆能謹守如其初則末年豈
至是哉今夫官吏以三年為任者能為三年之
計則可保其身或為度歲月鮮不及者人主修
身正家處事發政動為無窮之計則可以保天

下 陛下任天下之重承社稷之託競業
終如今日而又日親賢臣益務孝問增益聖德
雖休勿休天下之事及其小而謀之則不至于
大自其進而防之則不及于遠守之以堅行之
以久而後治效可睹也成王訪落之詩曰於乎
悠哉朕未有艾心誠求之如保治之道也惟
陛下財幸

雷兩應詔封事

臣準尚書省劄子十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朕
以不德嗣承大宝夙夜祇畏不遑寧處乃者陰

陽謬盍雷震非時淫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違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有詆隱臣待罪東臺職司論駁雷兩為沴自應論奏仰勤詔旨尤切兢惶實以無直內制適當書詔填奏之時才短思澀日不暇給雖有愚悃未能控陳慈敢一陳述伏惟 陛下採擇伏自 陛下臨銜之初近自都城遠及四方人心翕然 陛下又守之以仁用之以儉憂勤庶政之餘親近儒生講論經理上則盡孝于重闈下則深卹于民隱其宜

有嘉祥為之應而變異乃尔不惟冬雷無此蓋雖暑雨蒸鬱亦未有震電連日夜不止如斯者也臣少誦雲漢三詩嘗于詔書略發其說而未詳序詩者曰宣王承厉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我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而求之于詩若王曰嗚呼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薦臻又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曰兢業業業曰憂心如熏曰寧俾我遐等語皆所謂遇我而懼百姓見憂者也若曰靡神不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听曰不珍

煙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日祈年孔
風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
無悔怒則若怨天之不祐而終篇不見側身修
行之言何耶嗚呼宣王之意以為周家一歲祀
事為民而祈者不過如前數事之我既一為
之而旱災如此無所歸咎其罪在我矣故雖無
側身修行之言而誠意出于言外故百姓得以
見憂而序詩者亦顯然誦言之湯以六事禱于
桑林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榮與婦謂盛
與苞苴行與譖夫與與成湯不迹声色不殖貨

利六事皆湯所無者執拳以深自克責也宣王
所以繫然復與而成湯所以其與勃焉也太戊
桑穀共生于朝伊陟曰妖不勝德武丁雉升鼎
耳而鳴祖己曰修德二君修德而稱三宗夫所
謂德者非它也至誠之謂也故經之言德多以
偽為對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
作偽心勞日拙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
仁者霸知以力假仁為偽則知以力行仁者為
誠矣又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言不可
以偽為也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

之偽亦言其不出于至誠也至誠之道曰戒謹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故君子謹其獨
也文王雖、在宮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蓋于閨門祗席之間一
以禮法自處誠意著見有不少掩者所謂莫
見乎隱莫顯乎微欲人不聞莫若不言欲人不
知莫若不為蓋言之無不聞為之無不知者易
傳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况其逆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况其近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机、一之發

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
陛下畏天之誠心下詔責躬又從而求言可在
行內無毀之可避方執通壅無樂之可徹荒政
日修德澤日布可謂洋溢天之實矣臣區區之
愚尚恐有聲音笑親之為有無人則輟之偽故
敢僭越陳之陛下詞訪日勤恐未免于自用
講讀日加恐未免于嬉游閨門甚正而外間已
有好色之謗用度甚節而外間或議錫予之多
臣之所聞未必皆實陛下罪已惟懼不及伏
望聖明鑒宣玉側身修行之意求成湯自責以

所無之心凡應天之事一切行之以誠持之以
久一如前日雷震轟、千上之時斥遠讒邪親
近忠直裁節橫恩修明綱紀不以有人則作之
無人則輟之然後治效日有可睹矣。陛下視
今日為何等時一人修德于上則可以弭天變
可以安人心覆載所及億兆生靈將自歆而有
生全安堵之望社稷益固宗廟益尊。陛下為
千萬世聖明之主若行之不以至誠姑以聲音
笑貌為之則忠直者日踈讒佞者日進不自覺
知以至禍亂有不可勝言者成王訪落之詩落

始也始即政而訪問于羣臣也曰於乎悠哉朕
未有文將予就之繼執泮渙言天下之事悠遠
未有底止事若將就而又渙然唯合於成王之
所甚懼以保盈成之業今日正是。陛下訪落
保治之時臣不敢泣引天下事為對傾瀝愚悃
仰答清問伏惟。陛下財幸

議祀近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同從

臣等竊惟宗廟至重祀近之礼尤不可苟今
大行至尊壽皇聖帝祔廟有期礼官乞近宣
祖而祔壽皇聖帝於本朝之定制伏望朝廷

照應禮典施行無可議者所有太常少卿曾二
復請正太祖東嚮之位就乞上祀僖祖於
事尤重非議不可臣等攷之嘉祐中固已建議
後以親猶未合故虛東嚮之位以侍太祖而
太祖尚居昭穆之間治平末年僖祖親祭而
祀至熙寧大臣王安石不顧公論不稽禮典直
以私意億決泰宗廟之大經當時名臣與夫紹
興之初董公王魯朱震等建議淳熙初元趙粹
中召集前後論議奏陳尤切一時已蒙采錄皆
以偏詞曲說沮抑至今仰惟太祖肇造區夏

功邁百王廟號太祖蓋以尊無與二非曰尊
謚也今郊祀既以配天宗祀以配上帝而在廟
狹不得為始祖祫享獨不得正東嚮乎正緣
議論未明故屢受命開基之君而列在昭穆之
序其何以示後世揆之禮經僖祖親祭當祀
不因近祔之時此事誰敢輕議况今日九廟既
俗尤不可忽而不圖臣等欲望聖斷明詔大臣
早正鉅典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
祀慰太祖在天之靈破熙寧不經之論開千
載之惑以昭示無窮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貼黃自古天子止祀七廟太祖之廟居中
三昭三穆實為六世与太祖之廟而七本
朝崇寧按唐之制始立九廟有其奉之莫
可廢也今太祖為始祖則太宗為照
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壽皇四照四
穆与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礼而不廢
崇寧九廟之制于義為允伏乞睿照
治平四年從張方平等議僖祖當祀合
于礼典其年三月己自祀遷藏西夾室至
熙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建議

乃復祀僖祖以為始祖又將推以配天
欲罷太祖却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
安石主其說愈堅孫固慮其罷藝祖配
天建議以僖祖擢居東嚮之位既日擢
居則當釐正明矣伏乞睿照
議立四祖別廟

臣等竊惟宗廟事重非可輕議茲準省劄節
文太祖皇帝既正東嚮之位然僖祖宣
祖既祀之主宜有所歸欲用宋震之說藏于夾
室則考之周制僖祖翼宣之主不當藏

于太祖之廟款用王普之說祔于天與殿則景灵宮朝獻之禮与唐禘祫朝享之儀不同款用柳冕之說築別廟以居之則又非合食之義以是三者令臣等集議可謂詳尽臣等請先明其不可行者二而定其可行者一以禘廟堂之末議恭惟本朝去古既遠禮制不能全循于古參取漢魏以來以至于唐考定為一代之制按唐張齊賢之言曰古者有天下者事七世而始封之君謂之太祖、之廟百世不迁至禘祭則毀廟皆以昭穆合食于太祖商祖元

王周祖后稷其數遠而近廟之主皆出太祖故合食之序尊卑不差漢以高皇帝為太祖而太上皇不在合食之列為其尊于太祖故也魏以武帝為太祖晉以宣帝為太祖武宣而上廟室皆不合食于禘至隋亦然唐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以上皆不合食于禘臣等謂齊賢之說本朝之所當取也太祖皇帝開基之初豈不能祀七世而上之至禘祖而止故用唐制建四親廟以祀僖、順、翼、宣四祖洎太祖祔廟尊為宋太祖蓋契始封于商稷始

封于周故商周皆尊為太祖唐自涼武昭王高
而下至高祖為八世豈不能推高為始祖而以
祖虎始封唐公父及己皆襲封于唐之連并
啓上比之契稷故推為太祖而太祖之上親
則毀故如宣簡公在高祖特為四室之尊洪農
府君在太祖時為六室之尊然皆親為祧也
太祖之上無所因與漢高祖事同故太祖
尊為太祖而僖祖在治平間以親為祧
入于夾室至熙寧中王安石始改尊僖祖為
始祖遂屈太祖不得東嚮之位以至子吟

今日既伸太祖東嚮之禮僖祖之主當再
入于夾室既協唐洪農府君之制又遵治平已
行之禮然在今日則為未安蓋自熙寧以來推
尊既久難以一日遷還夾室又考之周制后稷
之廟則先公之祧藏焉蓋公劉不密以至太王
王季之主皆祔文王武王之廟則先王之祧藏
焉蓋自成王而下皆祔唐有興聖廟小祀涼武
昭王故景皇帝既正東嚮則獻祖懿祖之主皆
祔以不欲以祖先而祔子孫之廟也今之太
廟順祖翼祖及宣祖之近皆入夾室則

猶曰僖祖在第一室故三祖之祔為順今
太祖既入第一室則僖祖宣祖二主之祔
所以當訊也臣等以為朱震藏夾室之議既不
可用景炎宮祭聖祖用素饌則王晉祔天
與之議又不可用也惟唐柳冕之說築別廟以
居之朝廷謂非合食之義則臣等有說焉謹按
唐陸淳之言曰太祖復位獻懿之主宜有所歸
一曰藏之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于園寢
四曰祔于與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饗獻七期
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于寢園則亂宗廟

之儀唯祔于與聖為是至正元十九年左僕射
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
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祔與聖廟議遂定由
是太祖始復東嚮之位臣等以為僖祖當用
唐具全之制立為別廟以代夾室順祖翼
祖宣祖之主皆藏焉如次則僖祖自居別
廟之尊三祖不祔于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
祖而上數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
享于禮尤稱如朝廷以為允當更乞行下禮部
太常等考議制度施行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與國不取於文王作旦而二老歸孟子既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諸名勝騎從而出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覲之乃相率解手道左導因請引二子以結人心二人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歟尤其明驗也下至劉備之人入蜀薄許靖而不用法正曰靖有虛譽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

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礼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靖知無實用先王以其虛譽礼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陛下不得已而嗣位統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闢經筵刻意典章天下風動以為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宣之講席渴于一見如恐不及次对之寇擢于中途當仁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為有用之季非若許靖之虛譽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與國不取於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既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鎮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尊等及

按四庫本

議明堂

再議明堂

今抄本論朱熹補外 論君道 於此二者必有不

不用法正曰請有虛言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

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請知無實用先王以其虛言執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 陛下不得已而嗣位統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闢經筵刻意興孝天下風動以為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宣之講席渴于一見如恐不及次對之寇擢于中途當令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為有用之孝非若許請之虛言

論朱熹補外

臣竊惟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帝王之與國不取於文王作興而二老歸孟子既謂二老者天下之大老而歸之者也晉元帝初真建康吳人不附士庶莫有至者一日王導及

再議明堂

意補外

論君道

於此二者皆亦不同

以結

身於尤其明驗也下至元帝不用法正曰請有虛言今主公始創大業人不

可戶曉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夫太公伯夷固非後世所及紀瞻顧榮一歸而江左之君臣遂定許請知無實用先王以其虛言然禮而用之事雖不侔意則一也陛下不得已而嗣位統業當百倍于平時首闢經筵刻意興孝天下風動以為新政之第一而又出自宸衷收召朱熹宣之講席渴于見如恐不及次對之寇擢于中途當令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雖不可以望太公伯夷其視紀瞻顧榮過之遠甚平生為有用之孝非若許請之虛言

也故天下士天視其進退以為重輕及其來前
陛下傾待以禮記一經又先令講大學之篇
季士翕然向風謂將大有補于聖德忽然去之
如振槁然奉朝失色言之奪氣此非細故也
陛下之去苗正已失之倉猝然曰去宰相而已
又去黃度亦為之紛紛然曰去諫官而已二事
已致物議然未若朱熹之奉為之甚也取天下
之人望以收人心陛下既已得之今日去之
人心謂何哉可想而知不待臣言而後喻也不
知陛下所以去之者何故熹無職事惟有論

議必是論議之間有忤聖心知前日所以處之
者不以代言不以為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講
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
以示天下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熹之去就固已
關繫甚重始聞此事臣自以備位後省可以綴
奏禋祠聖聰命犹未頒而熹已出門乃知御批
徑以付之皇恐而去此尤不可如此則是命令
不由中書不由封駁之地其利害又甚于失
人望矣臣事太上皇帝論事動至十數違忤
已甚而事終以不行蓋重惜喉舌之地雖有不

從不過不拒故張子仁終不建鄴鄴汝諧終于
外補陳源終不得俸率逢原終不得告如此等
事尚能扶持不至傾危者此太上皇帝之盛
德也今成命未至于後省而御批已自別行
正使聖斷排逐姦邪就不當尔况施于此乎此
臣所以忠憤感激懼職業之遂廢而無以事
陛下也欲望聖慈翻然感悟念古人進退人以
禮之意無貶加鄰隊誦之訖在陛下若反掌
之易而氣象頓還矣蘇軾論漢高祖刻印銷印
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

無我臣實有望焉干紀天威罪當万死伏惟
陛下財幸

論君道

臣聞孔子曰為君難何為其難也以為四海之
大万机之繫賢否之亦是非之明皆君之難事
而未足為難也以常人之情允可喜而易為者
人君必戒之絕之允可厭而難行者人君必勉
之進之而後可以為明君可以服人心可以追
三代之盛可以為万世之法以其所以難也宮
室服用宴飲歡樂声色俳優馳射弋獵珍禽奇

獸室玉祕玩此皆人情之甚喜者恨無力以致
此而人君願指如意有求必獲然而一縱意焉
則亂下之机實自此始故必戒之絕之是非所
謂難乎恭儉朴素憂動篤謹講論經理攷證古
今廣求民瘼招致賢能此皆人情之易厭者維
一介之士所不能行而以万乘之主行之然而
一苗意焉則治平之基實兆于此故必勉之進
之是非所謂難乎喜人而与之爵賞稍過則為
濫予怒人而加刑罰稍過則為濫刑而其尤難
者其所言之言際乎與與之言人所樂听在人

則當察之不惟察之又當虞之忠鯁之論人所
難受在人君則當容之不惟容之又當行之此
皆人之至難而人主任天下之重雖富貴崇高
無倫無敵而欲去人之所喜行人之所厭是為
艱哉仰惟陛下天縱聖性其所可喜者能戒
之絕之其所可厭者能勉之進之是將為君
之服以厭服天下之心然臣區區猶恐有未
者不敢引右事多援經史以為煩瑣直以人
情之所喜與夫可厭者為陛下言之誠能深
知為君之難戒其可喜而又大可喜者見矣勉

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人抵為人君者皆
不可以常人之情自然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
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
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為自若而我樂之
人以為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合君道矣
臣久汗朝列無補事切謨蒙至恩拔擢至此朝
思夕慮未有長策竒論以補報聰明直以愚忠
所存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
以為愚而力行之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
之義伏惟、陛下財幸

廿三卷終

改魏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考
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為鑒戒其誠聖季
之要也司馬先為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命三晉為諸侯以為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
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与名分最詳以
為此書首篇誠足為後世之深戒然臣嘗考之

其可厭而有不容厭者效矣人抵為人君者皆
不可以常人之情自怨而以人所難者自勉忍
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謹人之所不
能謹戒人之所不能戒人以為自若而我樂之
人以為甚難而我安之夫然後可以合君道矣
臣久汗朝列無補事切謨蒙至恩拔擢至此朝
思夕慮未有長策奇論以補報聰明直以愚忠
所存懇、奏陳伏望睿慈略其言而採其意不
以為愚而力行之庶有涓埃之益以無負責難
之義伏惟、陛下財幸

十三卷終

十一

鑰大防

講筵論資治通鑑

臣仰奉聖訓讀資治通鑑有以見陛下務考
周秦以來興亡治亂之迹以為鑒戒誠聖孝
之要也司馬先為此書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
年命三晉為諸侯以為天子自壞其紀綱周衰
既久自此遂不可支故極論禮與名分最詳以
為此書首篇誠足為後世之深戒然臣嘗考之

此書之作又有誤意自古史法皆以編年春秋
是也自司馬遷史記創為紀傳之体無復編年
之作苟悅袁宏書又不顯光之此書實繼左氏
傳而不敢顯言之春秋一經公羊止獲麟魯
哀公之十四年也左氏經終孔丘卒哀公之十
六年也而傳終哀公之二十七年其末篇叙知
伯事其略曰知伯不悛趙襄子、田是甚知伯遂
奪之知伯貪而悞故韓魏反而奪之注謂在春
秋後二十七年臣考獲麟而春秋絕筆、、二
年而孔子卒又七十六年是為周威烈王二十

三年而晉為諸侯通鑑之始也其實三晉之
分知伯在周正定王之十六年去孔子卒總二
十七年左氏傳以三晉事終通鑑以三晉事始
其實繼左氏傳年之法如讀通鑑者之所當知
也又通鑑首卷起著雍拊提格辰亥默困敦
大歲在戊曰著雍在寅曰攝提格在壬曰亥默
在子曰困敦光豈不能書戊寅壬子而直以地
紀年者尔雅釋天篇歲陽歲名甚詳其以甲子
乙丑云者在書法止可以紀日光之書如非好
為泥古蓋其歲陽歲名書法當然也伏乞睿照

論通下情

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君臣之分万世不易之道也然天為高矣不以
高為貴而以下濟而光明乾為剛矣亢龍則有
悔而以用九而為治在易坤上乾下卦反為泰
其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
也乾上坤下卦反為否其彖曰天地不交而万
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此皆至人
之深意也故古之君臣分甚嚴而道則同勢甚
尊而情則通舜之求于臣者則曰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禹之告舜則曰安汝止惟几
惟康其弼直孔子教人以事君之道曰勿欺也
而犯之礼經亦曰事君有犯而无隐孔子事君
尽礼春秋專為尊王而作而在礼尊君之至
于豐路馬鬪有誅齒路馬虺誅可謂嚴矣而二
帝三王之君其所以求于臣者直以為惟后非
賢不又后非衆罔與守邦直以為君之與臣相
與共治天下故其見大臣則在與為下御生為
起蓋為尊德樂義不得不然上一作不事形
迹是以治功可興而事業可就也中古以还君

益尊臣益卑至于晚唐五代犹有坐而論道之
餘意太祖收攬摧網以救天下之弊可畏可
仰孰敢干紀然吳趙普論事心通氣合或夜半
而卜其家其相与何如也紫聖相承共由斯
道尊如天嚴如神而隆寬尽下容受狂直如出
一律本朝隆平既久中興以來三聖授受綿
七十年以至陛下仰惟聖德恢洪無不覆幬
講論經理日異不倦真古帝王之用心藝祖
神宗之家法也今日陛下臨朝儼然若帝之
臨宰臣而下奔走拜伏莫敢仰視號令之發方

尺之紙風動万方疇敢不應人主之尊不患不
及臣愚欲望睿慈嚴上下之分而通君臣之情
隆堂陛之勢而明否泰之道陛下侔天之下
濟而群臣得以卑而上下行使芻蕘之說不壅
于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則君道愈尊國勢愈
隆下以成其政坎欣交通而後天下可為也臣
言君近實切于治惟陛下裁赦

論君心 知婺州朝辭

臣聞庖丁之技因悟養生輪扁之工可以語道
言有甚小可以喻大多此類也臣無所取材嘗

守温州號為煩劇若趣了目前簿書期會財賦
賓客之事亦可粗辦臣嘗自念受朝廷千里之
寄不可止了目前環境之內山顛水涯苟有一
夫之失詆皆已之責于是分任官僚訪詢耆老
不自任耳目之私而以中智為明雖不設鈞距
不為巧術而下情粗通二年之間苟幸無事矧
今立朝七年蒙 陛下拔擢爵高祿厚授以便
群委寄益重尤當布宣寬大以惠斯民當此違
離君又之初尚效論思獻納之益願以詢埃之
微細仰禪海嶽之高深恭惟 陛下為天子之子

受付託之重天之所覆 祖宗之所臨御 陛
下以一身應之日晏朝坐躬親所斷大臣議政
羣下獻說崇朝之間應酬已多退閱章奏坐判
可否况復聖性恭儉勤于講學人主之道不為
不至然臣切恐猶是趣了目前未必能及幽遠
治道多端未可以為止于此也臣輩所治一州
矣恐日力不給 陛下所臨如臣輩所臨之州
不知其凡四方所至幅員動以數千百里必欲
家給人足無不得所則所謂博施濟眾堯舜其
猶病諸謂其力所不及則禹思天下之溺田已

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由已飢之人主用心不得
不然陛下試于清問之燕披輿地之圖不知
公路今付之公人為監司帥臣公州今付之公
人為太守公軍今付之公人為將帥其人之才
不才事之治不治察其事實而賞罰隨之犹庶
乎其可乎雖好要之道惟應任大臣先有司而
四海之遠治之在心苟不能以吾一心包括宇
內每思有以牽偏而補弊篤近而牽遠臣恐四
海之民將有不安其生者陛下如欲存心則
不受賜者年以其非趣了目前而已也臣竊聞

孝宗皇帝嘗語近臣曰朕每日于天下游行一
遭此真帝王之言故廷見訪問無一事之不周
此陛下所宜取法臣未能智效一官而推廣
事理敢以為獻惟垂聽而赦其愚

論 本朝專尚忠厚 召除韓林李士

臣孤危之蹤頃歲際遇陛下踐祚之始獲侍
講筵進讀資治通鑑至孟子見梁襄王問天下
為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
人者能一之是時臣嘗奏曰孟子在戰國時人
皆謂之迂闊于事正謂此等蓋當時七雄分據

專以殺人為務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殺人多者國愈強惟秦為甚伊闕之戰殺人二十四萬華陽之戰殺人十五萬其尤甚者長平之戰一日殺四十萬卒平六國一天下烏在其不嗜殺人而能一之也然則孟子之言果迂闊乎是不然孟子之所謂一者非若秦之一也三代之得天下以仁傳皆數百歲秦止再傳而四海塗炭高祖氏無貴種是不若不一之為愈也臣竊惟孟子之言至皇朝而後驗唐自天寶之亂藩鎮盛強世衣狼據不可動

搖憲宗剛明果斷武宗成其功烈兵威稍振然他鎮不能盡服僅能羈縻之而已周世宗不血刃而下二閩奪李氏之淮南已為甚盛之季至我太祖太宗削平僭偽四方賓服重熙累洽綿百餘年人但知祖宗之善于用兵不知所以一天下者本于不嗜殺人也靖康之禍其何忍言自王安石開邊結怨王韶伐青唐章子厚開梅山劉彝沈起生事于南蠻童貫蔡攸起釁于北夷有如高遵裕是武之潰徐禧永樂之陷殺氣妖氛轉入中國使中原百年丘墟天地

之大德曰生豈專以殺而定天下哉高宗披
荆棘而立朝廷外有方張不制之虜內有江湖
甚劇之寇而卒能光啓中興正以聖性不嗜殺
人天相人助以濟登茲是知本朝家法專在
于不殺而孟子之言明效大驗于此陛下玉
音稱善至于再三臣違離闕庭十有三年屏居
默處不敢忘君惟陛下聖慈仁孝畏天愛民
施之于政皆出誠心是以郊祭之礼上帝昭格
年谷順成中外小康真得列聖之用心而權臣
愚好自用輕信寡謀橫挑疆近兵連禍結中外

寒心者數月臣竊自惟念天道虧盈益謙好生
惡殺我宋立國二百四十餘年專于不殺比
虜之強盛殆將百年專于好殺天意其將孰佑
之乎是以去歲擁兵南來屢有敗衄且多失其
酋豪而糧道不繼為之退散今歲言入寇卒
亦不能大入此固國家福祚無疆陛下威德
遠被將士用命民心不離以至今日然迹其所
本實由不嗜殺人積累忠厚之效也臣衰老得
謝待旦朝夕仰蒙東詔更化之初首加收召誠
以久苦足疾趣拜實琅控辭不一而止迫于威

命趣行群守律遣翰苑之餘下于里門皇恩就
道復觀清光誠為微臣千載之幸顧無以上答
乾坤之施敢以昔時經帷之說申言之伏望下
採芻蕘之言力行寬大之政克紹前烈益恢遠
圖臣雖退伏田里志願畢矣

論風俗紀綱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一之本實繫紀
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叔
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紀綱廢
弛風俗凌夷凡不復可以為國矣天開聖明竄

雖元惡黨與以次誅斥此如沈疴去作而元氣
未全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其要莫如正紀綱
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貨賂公行苞苴
之弊徧及中外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
官可剋且而待兵官剋剝士卒以奉權臣則將
帥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大壞今日
尺籍其家數至鉅万俸祿有限何緣至此則其
取于民力取于士卒者不知其凡也文武之臣
詆賴以為國家之用而專以趨媚為能奔競舛
伏竭貲效產不復知有廉恥之道至如事其僕

隸以自進既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可自效無不效尤否則為州為縣公取竊取以自效奉削或以厚賂而後得然則欲其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陛下寬仁必不欲一究見其罪亦思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慈念民力之困敝縣官之不然而丘山之積實出于鞭笞膏血之餘縱未能悉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陛下惠養之意曉然示于天下

而所以壽國脈者無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諫給舍去其泰甚以懲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歸厚矣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為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始故臣奉首為陛下陳之

論仁德剛德

臣聞乾健坤順震動艮止冬以其盛者言之乾之下濟未嘗不順坤動也剛未嘗不健震亦有止而艮亦有動聖人之德亦然文王之武王之王之文可知矣人皆曰天以剛為德人主亦以剛

為德此方也不易之論也在易大有之盛五爻
皆陽而居者位以六居五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
曰大有繫辭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蓋天與人君
一也雖曰以剛為德而尤以好生為仁臣事
陛下于龍飛之初年投間一紀再蒙收用日夕
思念願有以裨益全德之万一惟 國家崇聖
專以仁厚不殺為主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仰
窺 聖性承忠厚之習如必欲強為剛強之事
度亦非 陛下所安臣又求之于古周過其歷

漢祀四百 本朝崇聖相承平治最久究其所
以雖曰積累之厚而周之世以修德莫若文王
漢之結人心無如文帝本朝之盛 仁宗皇帝
尤為隆平四十二年之事至今人皆能稱頌之
文王徽柔懿恭視民如傷 賈、穆、順帝之則
文帝恭儉寬仁專務以德化民 仁宗皇帝聖
度如天方物並育自有謚法以來未有以仁為
謚者天實命之夫以周漢昏一 本朝盛際自文
王及文帝及我宋仁宗不以剛德為稱而皆
本于仁柔以出治 陛下至性隆寬實似之而

又謙恭勤約身先天下雖欲強為剛強之事亦
有所難誠能遠慕文王文帝而近法仁宗使好
生上當于天心皇恩決洽于上下則保治之
道何以尚茲臣又有愚見敢申言之文王之赫
斯怒以安天下之民文帝以柔致平仁宗皇
帝干戈鈇鉞之誅未嘗有兩私貸所謂仁者必
有勇於皆自仁德發之也尤陛下之所當法
也陛下外釁叛將內誅姦臣雄斷廟謨天下
聳服臣願陛下不必改聖性之所安而于用
矣去佞收攬威權懲艾姦惡時出聖斷以裁之

則仁足以壽天下之脈而威足以折姦諛之心
行之無倦謹終如始則宗社之福誠未艾也

論內外之治

臣竊惟國家御夷狄之道與古不同藝祖
開基未始一日忘幽燕之民太宗乘河東兵
威亦款一奉而終不遂真宗初以邊民苦于戰
爭戒邊將各自城守以圖安靜捷之覽未乘
虛而入直抵河上澶淵親征出于不得已而履
此危道自講解之後彙聖不復有坎伐之奉
宣和燕山之後是時中國軍政文壞委于姦人

腐夫以取禍敗也又非所忍言臣嘗以假使至
燕親見日邊所謂白溝河者真一衣帶水而安
肅等處水櫃榆柳塘泊之遺迹亦皆人力設險
而非天險也前代雖漢唐之盛豈無失德而患
不至於此者蓋天設之險以限華夷秦之長城千
古以為無策然猶有以限制之自周德威失榆
關之要在晉獻十六州之地而後中國所以控
制夷狄者不復可為矣如編民之家與盜為鄰
所恃以禦之惟垣墻一旦盜入垣墻之內而畫
平地以守其勢但多予之金帛冀其勿擾爾

故難以自策朝承平策止于此况自建炎以來
限以淮水蜀猶有險可守襄漢則平陸相接天
未悔禍虜未滅之高宗孝宗豈不痛念勢
既未順遵養至仁姦臣擅權狂悖生事凡危社
稷陛下之所親履又不免屈己以求和之
成否尚未可必臣雖與未議非不知振發激烈
一揮憤勅榜一出外議紛紛然雖浮言胥動不
究事實然皆有強人意者雖不可用正自不可
以為不然而疾之古語有云主憂臣辱陛下
宵旰未忘願臣輩無有長美以辱國家之

耻其辱惟甚臣現歐陽脩言于仁宗曰元昊
叛逆一方向勞困反于天下北虜乘機造盟而
動其書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
雖深但以边防無備未可与爭臣已買和莫大
之辱是時孰以為莫大之辱則今日之事豈特
可為流涕太息而已陛下以生靈為念雖姦
臣已誅而國勢愈弱不得已而屈已增弊尚未
保其必從則國家之辱甚矣君臣上下惟當
以宗社為念臥薪嘗膽以圖之臣恐和議一成
喜慶相賀文恬武嬉便為無事則後日之害何

可勝言陛下躬行恭儉更化善治欲大有為
而迫邊事未靖欲為未可欲望聖慮先定規模
內修自治之計日夕与二三大臣講明其要次
第施行如邊備屯田安集流移葺治戎器節約
冗費等事皆為要切之務臣年過七十本不當
仕敢竭丹衷以告陛下退伏田里死無所恨
惟陛下亟圖之

改妮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別業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体而上之求于下之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帝二則指摘效驗為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帝蓋人主崇高獻諛者

廿八

論聽納

臣竊惟人主求言非是止循故事人臣進說必欲有益國家君臣之間各思致治上下相應本同一體而上之求于下之下進于上齟齬不一今古患之前賢之論可謂詳備更有二事臣敢詳陳一是忌諱拘帝二則指摘效驗為害實廣人或未思何謂忌諱拘帝蓋人主崇高獻諛者

樓五

鑰大防

年以年則稱億萬以祚則謂無疆頌德則必擬
堯舜論治則不數漢唐習聞順指之辭罕陳兢
業之戒天文示異則移占于殊域水旱為災則
委罪于州縣姑務一時之美聽本非平日之後
言一有立論稍高出言據正則或相夸以為過
豈知言不激烈不可以動人言無顧忌乃是以
違意故禹以丹朱而戒舜周公以高受而戒成
王君臣一心不以為異秦漢而下忘諱實多京
房之說王章之言既大寤于君心又誤中于時
事可謂一時之至論羣臣之未答止緣權倖側

目姦諫蔽欺矣其大端摘其小過因緣人主之
譚惡顯坐臣子之非宜致之死地以鈇車口田
之現之驗以漢事使房之說獲用則石顯之徒
可誅而孝元之政不壞矣使章之言奉行則王
鳳之黨尽去而西京之祚不墜矣拘章忘諱以
至于此臣之所謂害之一也何謂指摘效驗
蓋人臣進言求益于國前有據依後有證驗庶
几得事理之實可以回君上之聽傳之簡丹以
為格言如賈誼之論侯國江統之論徙戎言雖
不用事則果然證驗之明如今符契可謂善于

立說者矣然而進言之士指陳事實必曰如是則治安如是則危亂或引商而為鑿或借秦而為喻自是進言之侏無非愛君之言正欲人主垂聽可以制治于未亂豈願他日有悔徒取知言之虛名然而未形而言多謂其已甚既言之後或未必及然便謂好為過言不見其效或謬夫浸潤之間啓人主厭言之心人臣既為君上而言固當不苟人主但求有益于我何問其他且如水旱之始皆謂盜賊可憂賴陛下圖之于初救之備至飢饉者既濟所養姦傑者無所

發端至于今日卒以無事此非天幸實出人謀在今日事雖不然而其初真有所慮若謂大過則誠不可以此知但當視其鑿戒之言益增警懼之意若始疑其過未指其妄則言者憚矣陛下愛養敢言之氣深察羣下之心如陳所陳又何足進竊惟古人之論猶未及此敢因奏對輒罄愚衷儻聖明少賜採擇不為小補

論即臣不可輕出

臣竊惟諸道置帥官稱安撫兼兵民之叔有分聞之制朝廷選擇甚重不輕比年以來遇有盜

賊窺登州縣所不能制者必使即臣親行雖多
成功臣竊慮於水旱飢饉既不能免潢池弄兵
安保其無若自此以為故事即臣動輒臨戎恐
非國家之長策也仰惟神宗皇帝垂意邊事
廟謨深遠迺熙寧九年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
發陝西兵援茂州俟兵集自將以往令轉運司
攝府事詔朝廷遣將兵奇延慶務在持重毋
得輕去成都元豐六年河東經略司言西賊入
麟州神堂寨知州嘗虎等領兵出戰有功詔虎
自今毋得轉為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

擄逐神宗之慮深矣蓋即守之臣民之司命
一有失宜中心為動當令指授方略調度軍食
持重鎮抚以靖一方雖有挫衄根本不搖若使
輕出利害實大蓋即臣之行建牙郊野堪戰之
士咸在竹陳從行士卒必是單弱而又隨宜迂
次登陟險隘脫有點禁之盜伏隱篁竹乘間捷
出以犯大帥之顏行則賊勢易張固威堆振倉
猝之頃可勝言哉故延慶有請既拒而不從嘗
虎或曰亦因以切戒於臣平日之詆慮適合信
史之詆傳無事向言似非時務愚者一得願效

君前伏惟俯務微相田亩宸念臣幸甚

論後法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于民者莫大於後法而
害于民者亦莫大於後法後法不明民受其害
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後行利害惟恐不及
而民犹未安田里者蓋後法有以害之也夫民
之畏後如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
為之必曰乙富于我乙當為之必曰丙之增產
倍我民之姦偽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為甲
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為之乙又訴于

常平司則復及于丙矣取其案而覘之則據法
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已卒之豪強
得志而害及于小人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
役之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
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論列有為朱脚曰脚之
法者省為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求以
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
而舜天之吏因得並緣為姦而民益病矣臣嘗
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凡
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

多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
甲滿而乙代之乙去而丙為之不密吏與其間
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內無復訟訴為令者謂使
它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
法故難以推而行之臣以為苟以此施于天下
何為而不可如曰風上有異同叛籍有多寬不
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
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供一月之後鄉
之貧者或不及此于此法等而下之以三
十緡五十緡供一月之後以天下視之疑若輕

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為均也各鄉既
均訟訴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
吏之與民造有利害後法不明則民病則則
訟繁則則吏可得志後法一定則民安則則
則訟清則則吏無所措手為治者將安從乎
陛下如以為可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姦
宿猾預為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法以撓之者
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
此法行之一州一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
一便之則使諸道皆行之而安惠遍及天下

矣

論軍器所冗費

臣竊惟國家軍器之備置監以總其要置所以
鳩其工器械犀利誠得戒不虞之上策臣愚以
謂戒不虞者本以安民也而無名之歛或至于
擾民本以衛國也而無用之工或至于蠹國何
謂無名之歛每歲收買軍器物料朝廷雖許支
錢州縣或無錢可支不免科擾又有津遣之費
大率多出于民輸常賦猶不能給况重之以
此乎此所謂擾民者也何為無用之工本所可

全指揮及東西作坊見後三千七百餘人歲支
錢二十九萬緡約米四万余斛用人不為不多
廩之不為不厚而猶以為未足更于諸州作院
差撥兵士入所又一千餘人歲支錢八万余緡
米九千餘斛而諸州又原有衣糧以贍給之此
所謂蠹國者也陛下睿明洞照灼知擾民之
弊近以將諸路日前歲額法拋軍器物料並皆
除放民頗息眉矣惟蠹國之弊未有以上聞者
夫以本所日後三千七百餘人苟能汰去老弱
嚴禁冗員專擇可用之卒日督其程則軍器不

患于不办今既以無用之人雜處其中而徒取
外郡之卒更直于此重耗廩給將焉用之臣愚
欲望全慈特賜詳酌改軍器之程計工役之費
如臣言或有可採即乞睿旨將本所三千余人
專責其工役所有諸州兵匠遣還元來去處歲
省公家之錢能方緡米几万斛蠹國之害既去
而小人亦免旅客之歎有利而無害惟陛下
圖之

福建監法

臣仰惟陛下勤郵民隱宵旰求治民生利害

無小不聞或罷或行曾不淹日茲非所精之明
驗歛窻惟權鹽之法天下通行七閩之法公私
尤便上州得鹽下州得米民不淡食官收其贏
漕司平其多寡州縣賴以充用田里之民尤為
樂業而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官無存錢而毫民
出其資故大半之利歸于私家縣有積逋而漕
司取其數故般運之贏靡廢于中道支發系先後
之次綱船有滯留之費浸失古人立法之旨議
者不知講求弊源去其太甚者而圖其餘使害
去而人不知利具而民有賴乃切一欲以權覽

之法齊之行之未几公私俱病賴聖明反復其
日吏民無不鼓無然新法之害既去而旧法之
弊則未之講亦未為尽善也臣愚欲望聖慈行
下監司諸州講求見行鹽法有未尽者纖悉必
聞奉其偏而補其弊立為成法俾之遵行以惠
閩粵于无旁不勝幸甚臣恭聞 仁宗皇帝有
欲增河北鹽價者 仁宗御批所奏有曰朕終
不忍使河北人食貴監父老聞之掬香于手望
闕焚香以謝聖恩 祖宗德澤之在人如此蓋
鹽者人之所共利立法為善所被實廣惟 陛下

下財幸

論主簿差出之弊

臣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簿書之稽為職凡一
縣稅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向
監司群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官中最為事
簡差出不特甚者至訟檄无虛月朝歸而暮出
雖有勤幹之吏困于往來欲竭力效職而不可
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 細事在州縣之間
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
簿則可以優游卒歲毫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

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係于簿書
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姦貧民下戶至有已納
而更輸豪猾之家苞苴把持或至幸于免然則
主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坎任職而不勤責固
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有
辭焉臣愚欲望 睿旨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
出輪点諸縣主簿量立定制每歲不得過兩次
又計日月之多寡較道里之遠近而比折之當
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
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簿書不至猥弊而民

被實惠美

乞 東宮官進嘉言善行

臣仰惟 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
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
臣猥以庸陋備負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侍承
華十載榮過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
陛下任使之意補 太子聰明之余雖 太子
天資敏門謙勤好孝而臣不過于誦說之間可
以少效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
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皇處臣竊聞 祖

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各進嘉言
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故事使臣等每
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
當否不問其衰治亂帝王臣子孔古人言行可
以勸可以戒者採于百家擇其机要以奉 太
子則上推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述尸素
之責矣且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
益矣故事也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玫瑰先生文集卷二十六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瑣闥卷言

繳馮輔之等轉官

改易製造頭冠

法服等竝皆精緻幹辦御藥院馮輔

之黃鑑吳思忠李唐卿各轉一官內

馮輔之吳思忠遙郡上轉行黃鑑階

官上轉行李唐卿轉行遙郡

臣仰惟陛下即位之初憂勤抑畏臣子奉職朝
廷清明海內欣快雖水潦為災歲事壞于垂成

而人心不忍者以政事紀綱之可恃也茲奉聖
旨以御藥院改易製造頭冠法服依淳熙十六
年體例幹辦御藥院四人竝特與轉行一官臣
誤蒙陛下擢真瑣闥不敢不以愚忠仰圖報効
臣竊惟歷代人主或出于幼沖不知爵賞之可
重或強復自用不以法制為當守又以嗜慾荒
惑不能自克則左右近習之人乘時肆志引例
破法惟其所欲外庭不能支吾則攀援僥倖馴
致亂階者多矣階下誕膺丕圖人心翕然詔書
所至危疑之情即日盡定蓋知階下仁孝素著

而務學為急習熟世故親履時變反覆史傳之
得失洞知小人之情狀無酒色之誤絕器玩之
好專欲親近儒生講論經理此不世出之主也
所望超然遠覽削去弊蠹排抑僥倖振起紀綱
惟祖宗典故是遵惟天下公議是取則太平之
期可望今即位纔及兩月而已復容受欺罔遽
出橫恩以塞無厭之欲其何以示天下夫人主
恃以立臣民之上者以紀綱為急橫恩一出則
是斜封墨敕自壞紀綱陛下心所備知目所親
見凡可鑒可戒之事皆當深思切慮力自振拔

豈應因仍旧例以贖初政近年以來每遇如此
指揮臣僚無不繳駁率蒙依奏後雖製造頭冠
法服轉行之人亦以繳奏終于回授而況于改
易者乎今來馮輔之吳思忠竝係武功大夫遥
郡團練使若于遥郡上轉行則皆為防禦使黃
鑑見係武功大夫遥郡承宣使若與階官上轉
行則為橫行右武大夫李唐卿見係武功大夫
若與轉行遥郡則為刺史夫武臣至于武功大
夫則為止法正如文臣之中大夫也武功大夫
實歷七周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非有功效顯

著不帶遥郡如文臣不為侍從不得為大中大
夫二者皆有累數十年而不遷終身而不得轉
凡有恩賞正許回授此一定之法也臣愚欲望
睿斷將上項改易頭冠法服賞各與轉一官其
礙止法人竝與依條回授以昭名器之重以示
天下之公以塞僥倖之門以先初政之大勝幸
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隨龍講官等轉官

臣竊惟陛下龍飛御天凡日日攀附之人均轉
官資誠未為過但以國家官冗至此已極而六

年之間兩過覃霈爵賞益濫嘗攷隨龍恩例任
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
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勒于萬
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阼之初隨龍人竝轉四
官壽皇朝雖轉四官然而官係用建儲恩併轉
非專為覃恩也太上皇朝四官之賞蓋是失于
契勘陛下不以位為樂不得已而後受臣于彭
龜年黃由沈有闢同在後省見其引義力辭其
言至切心甚服之臣愚欲望睿斷檢照祖宗之
旧典裁節近年之橫恩酌為中制使隨龍誨官

各轉兩官曾任藩邸講堂官各轉一官以成旧
俺辭寵之賢以示陛下不敢自比于祖父之意
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不避忝煩所有錄黃臣
未敢書讀

繳戴勲除知閤門事

臣仰惟陛下龍飛御天潛藩旧人際千齡之會
無不有攀附之幸矧如勲者服勞五年職為內
知聖心記存擢而用之誠未為過然初除帶御
器械臣俺以員數已足恐其濫額以啟倖門嘗
具繳奏今奉使方歸自言閤門舍人今既故除

即合解罷乞祠祿而遽以知閣處之則為過矣
始八月中臣寮之奏欲少俟他日有闕以頌成
命得旨依已降指揮則是除日已定又曰候有
闕日供職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可謂詳盡矣今
乃猥以員數已足欲從朝廷乞一外祠而遂得
知閣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竊見壽皇即位之
初龍大淵曹覲在潛邸尤久亦止除御帶至次
年春間大淵自樞密院副都承旨覲自御帶俱
為知閣時金安節周必大相與繳論甚切且謂
二人攀附雖旧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

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奉聖旨罷劇就閒宜
允衆論尚茲回繳可特依奏大淵別與差遣覲
依旧帶御器械一時君臣之間如此其盛然猶
其進不已恃寵弄權寢預政事貽害甚多太上
皇初年譙熙載姜特立徑除知閣無有論者公
議深以為惜然猶是太子春坊又非內知之比
如勲本是士人素被眷知使事甫畢且當退靜
以俟君命不應遽有此舉上則以御帶為未足
下則欲乞外祠以徼取其所欲如控囊然若遽
以知閣處之則陛下之官非惟不足以厲世摩

鈍亦不足以慰滿左右之意臣竇憂之欲望睿
慈深察愚忠追寢新命今譙令雍既以持服未
可仕官勲則富用八月十九日聖旨候有闕日
供職或恐聖意念其未有職守即乞如吳炎依
恭必勝例權差候有闕日撥填庶得允當所有
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閱禮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臣竊見前項指揮頗駭觀聽臣非敢故為煩瀆
竇以隨龍恩數自來無有特與之法一聞特與
之門恐恩倖援來者無已陛下必有難處者伏

覩淳熙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聖旨隨龍誦官承
受官可各轉四官以承受官廁于隨龍之數已
非令典然猶不至如今日特與恩數之濫是時
承受官係劉慶祖以無官可轉已于吏部陳乞
曰授今來閱禮張宗尹若果係承授潛邸奏報
兩殿文字陛下念其有勞欲與以恩數乞照淳
熙十六年指揮施行庶免開特與隨龍恩數之
門以塞後來攀援之路不為小補所有錄黃臣
未敢書讀

繳隨龍人轉官并王俛等八人恩數

臣近者論奏隨龍講官及曾任藩邸講堂官轉
官事乞酌為中制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講堂官
各轉一官得旨依奏仰見陛下虛心應物從善
如流臣不勝感涕有君如此何忍有懷而不言
尋奉聖旨隨龍官吏諸色人軍兵等開具職位
姓名可各轉四官資白身人與補保義即曾經
藩邸應奉人可各轉四官資等臣緣未知前項
講官處分未敢論奏今又準本月十日指揮依
已得指揮官吏諸色人等轉官補官應于恩數
等竝依淳熙十六年辭例臣僚繳奏數內王俛

八人十四日得旨王俛等內有官人轉兩官白
身人與補承信郎陛下之不私旧人足以示大
公于天下然臣猶未有盡其愚須至再瀆天聽
臣前奏謂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
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
自元帥府執羈勒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即
昨之初隨龍人竝轉四官等事其理甚明今講
官及曾任講堂官已蒙陛下依奏減半推恩則
隨龍官例諸色人霍汝翼王德謙以下各與轉
一官其王俛等八人照曾經藩邸應奉人推恩

則事辭輕重與誦官等一辭實為允當陛下在位統業以天下為憂身率以正無敢不服累年橫思至此裁定天下必當稱誦聖明自此抑僥倖振紀綱惟聖意所尚朝政清明此其本也臣職在封駁苟有管見不敢避仇怨而負天子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鄭熙等免罪後省看詳臨安府進士鄭熙等連三上書所言無禮奉

聖旨竝免罪

臣竊惟陛下即位之初下詔求言章交公車來

者甚衆後省被旨看詳雖未能徧其間議論剴切有補于政者猶未暇一一奏聞若鄭熙輩上書再三言寢不遜所乞幸建康事尤無足採得旨免罪仰見聖主寬宏之度然臣又有愚見不得不以奏聞古語有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言求人曾未聞有所褒表而遽有免罪之旨不可以家諭戶曉必有輕議于下者况士人上書亦間有無稽之言甚于此者欲望聖慈益之如天若此等人一切容之萬一有伏闕邀駕等事自有常規真之有司以旨赦之庶全國體若因

看詳而免罪臣等受謗而不足道恐非所以廣
陛下之盛德也臣一日之間屢有論奏實非得
已自非賜以矜察臣實無所逃罪如鄭熙等果
有不遜之心免罪之後亦不能禁其妄發不若
寢而不問靜以待之臣懷不自己犯分瀆煩無
任戰惧之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蔣介除右監門衛中郎將

臣竊惟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選擇之遴
不徒取其勇力也近時環衛官閤門帶御冠械
等即取武勇之士又參以才諳韜略文學之人

誠有古意此國家之美事也如介以右科發身
人物議論足以脩環衛之列久在閤門得郡遠
去陛下親擢稱此選臣亦喜朝廷用人之當除
目之下即已書行徐及員額則尚有可議伏見
初置環衛官以來三十餘年矣元以十員為額
實精其選內以嚴侍衛之職外以示將帥之儲
今十員已足而又除介以介之才收置于員外
無不可者特以遴選人才之地此門不可遽開
一開此門權倖貴要便將攀援而進予授苟濫
則名器愈輕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聖慈別賜

處分庶免攀援僥倖寢壞成法所有右監門衛
中郎將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謙召試閣門舍人

臣竊惟武臣之召試閣門舍人與文臣召試館
職無異必其人物才業足以厭服衆論不可以
輕予也李顯忠稱號名將而有孫能以文學自
好嘗名薦書陛下寵以召試宜矣臣初不知謙
何等入攷其家世乃知其父師顏曾任建康府
統制于紹熙四年七月十一日乞致仕如此則
謙之服父喪方踰小祥猶在服制中也在法小

使臣遭父母喪只給假百日本非令典近方有
臣僚論奏議更此法見今看詳况本法自有願
持服之文正所以待孝子也謙為小使臣固可
用百日之制矣嘗獲文解則是願為士人而不
持父母喪可乎未除而經營召試欲玷清選則
是冒哀求仕尤法之所不容也欲望睿斷追寢
成命勒令歸持父喪俟服滿而後從仕覘其見
識凡下亦不足以辱召試之寵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讀

繳劉詢帶行遙刺

臣照對劉詢兩任簿書官合轉兩官酬賞得旨
依劉堯咨趙友仁例特與轉行遥郡刺史臣竊
或之劉堯咨淳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奉使回程
特授榮州刺史則是以奉使息而轉遥郡非以
簿書之賞也至八年始以簿書任滿賞特授忠
州團練使趙友仁淳熙四年以在殿陞日久應
奉有勞將兩任簿書任滿轉兩官息例特典轉
行遥郡刺史此詢所引之例也臣攷之成法武
功大夫為武臣止法今來雖有趙友仁例緣友
仁係在淳熙四年至淳熙十六年太上皇帝即

位之初所降指揮竝不許以泛賞遷轉止依條
法施行自此以後凡所以泛賞引例轉遥郡橫
行者皆許繳駁或吏部執奏終于回授而後已
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寢罷劉詢帶行遥刺
指揮令與依條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王涇等放令逐便

臣伏觀上件指揮竊惟陛下聖孝仰奉三宮以
涇等皆醫官旧人故許逐便以備使令然四人
之貶罪有輕重未易以一概論也方高宗升遐
之初涇追兩官勒停一千里外州軍編管馬希

古迨兩官勒停五百里外編管後省臣僚獨論
涇之罪不容誅以其輕脫縱肆所用之藥不依
方書不隨病證率意自任致此禍變人人憤鬱
恨不食其肉罪大責輕縱未置死地乞斷配以
副衆心有旨王涇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特決脊
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收管紹興三年正
月指揮周昭應奉醫葯不謹除名追毀出身以
來文字刺配瓊州牢城永不放還臣愚竊謂壽
皇盡孝執禮不勝創鉅痛深之心故處涇之罪
僅恕其死而已太上皇帝之怒周昭行道之人

多知其故含怒蓄憤以致違豫者久之竄之海
外聖意可知在今日雖經赦宥不應遽使之齒
于平民臣以為馬希古尚可恕也王涇周昭之
罪不可恕也欲望睿旨將王涇周昭逐便指揮
特賜追寢毋致失刑以累初政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讀

繳醫官鄭至達改風科入內內宿

臣聞有國有家者立法定制使有司守之有司
不能守則君上當治其廢法之罪若徇一夫之
請越法自便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

一時指揮而廢法開僥倖之門以來無涯之請則法令俱成無用矣醫雖曰伎然先王之所甚重矧國家禁廷之所用上奉三宮所宜精擇元豐之法選保試補其制甚嚴政和少變宣和又申嚴之俾茲依元豐法雖奉特旨傳宣宣押寺仰醫局執奏不行可謂詳盡矣臣在後省所當遵執寔緣年來繳奏多急于大者而以此寺猶為細事亦間有書行自知其非今朝政清明凡僥倖廢法之事遇之輒論陛下俯從如響則在臣尤不敢忽所有鄭至達特改風科與差入內

內宿其于法制不可行者二而事体之大不可者一臣敢陳之揆以宣和執奏之法一不可也又乾道三年指揮內宿風科醫官以二員為額見今溢額人且令依旧今後竝不作闕差人二不可也是二不可者翰林院醫官局能執奏以為不可而聖旨特依今來指揮則是臣所謂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此于事体所繫尤重自此苟有勢援之人皆視法令為甚輕恣以特旨衝之則旧法幾于無用矣此臣所謂事体之大者也臣不識鄭至達

為何人伎藝之精否攷之案牘則累經繳奏淳
熙十二年為德壽宮醫官有勞特與免試驗供
職差入內內宿淳熙十三年又為醫藥有勞差
充德壽宮祇應皆為醫官局執奏奉聖旨特依
今來指揮皆為臣僚繳奏而罷不知懲創又圖
特旨以破旧法則其人頑狡可知况內宿風科
醫官既以二員為額目今已有員至達又在三
人之外又聞大方脉以七員為額正緣干求不
止已是濫額數員可見冗濫今若不行止遏恐
來者不已是醫官局能執法守而旧法日以浸

廢臣等反失其職矣是以冒昧歷歷言之欲望
睿斷追寢特旨庶使僥倖攀援之人自此帖息
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

繳謝淵請給全支本色

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
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
知閣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給依韓侂胄例特
與依祿給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
然真俸之支則有不可異環吳瑄同為太皇太
后親姪同為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体至切

矣然吳瓌之請真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瑄之請太上皇為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為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于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瓌在紹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瑄在指揮之後者指揮之後者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攀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真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瓌事体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瑄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

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絕之既以杜僥倖之門于節用之政不為小補所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傅昌朝改差幹辦皇城司

臣竊惟皇城司之職不為輕選臣不知傅昌朝為何人第以名籍及之淳熙十年天申聖節皇后合得蔭補恩澤將一名回授與本閣進奉白身傅昌朝補承信郎昌朝所謂之官雖元係親屬恩澤而補官之日明言以親屬恩澤回授與主管進奉之人即顯得本非親屬而主管進奉

止係一時非泛補授故項以親屬賞典轉官先
經之部告示後有給合繳駁皆謂依元降指揮
止合轉至訓武郎止不曾施行至今年七月二
十七日指揮云皇太后親姪女夫傅昌朝偶用
本殿捧香恩澤補官特與依親屬補授出官施
行見今吏部申明朝廷未曾轉行武翼郎夫覃
恩轉官以千萬數獨昌朝未得放行蓋其出身
猶未明白也若止是一時非泛出身其得閣職
已是過當難以遽當皇城司之選况昌朝見待
幹辦軍頭司猶未赴上臣愚欲望聖慈收上前
人轉過武翼郎然後授之未為晚也所有錄黃
臣未敢書讀

繳李氏寺依宮人例支破請給
國信國崇國三夫人李氏寺係太上
皇后親屬依宮人例支請

臣竊惟國家賦祿俱有條式不可紊也紹興元
年士歆妻梁氏支給臣僚繳奏謂一命婦之請
給事体雖若細微然侍門一開攀援者衆蟻穴
之不塞可以潰隄遂蒙寢罷夫以士歆為宗室

大老其妻一有干請猶為之遽止今無故而給
三人尤為無名吳瑄為大皇太后之親姪謝淵
為皇太后之親弟其請支真俸陛下不以私害
公悉從繳奏而止李氏三人因緣戚里不從夫
爵得授國封已為幸矣若更依宮人祿式則例
支破諸般請給僥冒益甚檢照內國夫人例一
人每歲約計錢近二千緡銀一百五十兩米四
十五石綾一百二十五疋羅三十餘疋絹六百
疋綿四百兩况一日而併與三人其蠹耗可知
陛下恭儉節用為天下先中外方且冀望裁抑

內庭用度以紓國力若遽開侍門自此攀援日
至何以杜絕臣愚欲望聖慈收還上項指揮以
塞戚里無厭之請寔為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請

書

臣仰惟仁宗皇帝聖度如天御史唐介以言事
得罪貶春州別駕明日中悔命改英州已處之
善地矣又明日用其言罷文彥博而遣中使護
介之行未幾遂復召用此所以為慶歷之盛臣
觀陛下容納直言改過不吝無愧仁皇朱熹始
除宮祠深駭現聽物論紛々已而聞仍次對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二十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奏議 瑣闥奏言

繳朱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臣仰惟仁宗皇帝聖度如天御史唐介以言事
得罪貶春州別駕明日中悔命改英州已處之
善地矣又明日用其言罷文彥博而遣中使護
介之行未幾遂復召用此所以為慶歷之盛臣
觀陛下容納直言改過不吝無愧仁皇朱熹始
除宮祠深駭現聽物論紛々已而聞仍次對之

旨則知聖意之已回臣寮繳奏又加寶文之職而與州郡則聖意又愈釋然矣臣雖已論奏茲益進其愚陛下本以閔其耆老當此甚寒不欲使之立講欲望聖慈授以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如此則君臣之道終始周盡熹之難進易退陛下素知顧豈以加職為重惟陛下待以恩意亟使留行進之以禮則熹雖已去猶未出畫可以留矣臣苟有愚見不敢不盡伏冀垂聽而採用之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祧廟事

御史中丞謝深甫等奏

集議祧廟事乞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奉聖旨恭依

臣竊惟宗廟重事非可輕議雖議禮之家古稱聚訟然在上之人所以擇之者如何爾凡事固當從衆要以不專視議者之衆寡惟其是而已矣本朝自開國以來立四親廟之後凡宗廟之事據經守正本無可議治平末年英宗祔廟僖祖親盡遷之夾室而順祖遂居第一室天下無可議者蓋僖祖之遷夾室于禮為順太廟者宋之太廟非以第一室為主也自王安石異論奉

僖祖已遷之主復入第一室正東向而議論始
紛、至今神宗祔廟翼祖遂遷亦禮之宜也蔡
京用事專務紹述熙寧之政又唱九廟之制復
奉翼祖已遷之主入廟當時詔書明言自我作
古可見無所經據若太祖東向之議自我作
來議者不知其幾至陛下而始定甚盛奉也此
事既定遂又議僖祖宣祖祧主所歸攷之于禮
經計之以治平故事止合並遷夾室如順祖翼
祖之制正緣熙寧之後推尊僖祖已久又紛然
有不當使僖祖下祔子孫之說故衆議中制取

唐柳冕之言創為別廟二事皆已得聖旨恭依
矣豈應更有異議比聞朱熹曾入文字未蒙降
出臣輩無由辨正是否忽又得旨恭依臺諫之
奏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則是止祧宣祖而祔
孝宗所謂太祖東向之禮又復寢而不行臣寔
惶駭竊謂如此重事陛下再降旨恭依今忽以
數語而改之行之四方寔惑衆聽臣未深辨欲
望降出朱熹劄子庶見得有所據依者何事果
能使中外心悅而誠服則改之未晚若如今日
所行則宗廟重事議已定而復搖重事反輕非

所以示中外如臣淺陋何足以預議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以畏避而不言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李氏等依宮人請給
臣近者繳奏李氏国夫人三人請給事伏準御筆可依皇太后妹嘉国夫人例特與書行仰見陛下尊奉太上皇后念三女兄之意故有上項指揮臣豈應不承威命竊惟封駁之地以出納為職君命之出從而出之豈不順便惟知其不可而納之是為奉職况一事之僥倖從之亦未

甚害所可慮者倖門一開便以為例援例而進得之者不以為恩不得者遂以為怨此喉舌之地所以必爭正恐其攀援而不已也嘉国夫人淳熙四年初支俸給一時有司失于爭執開此倖門李氏三人遂援此例初失于一今有其三三人既行則後之攀援者又不知其幾凡曰后族姊妹得之則兄弟之婦援之兄弟之子婦又將援之不知何時而已乎况今日国力甚屈不惟不可以望承平之時比之紹興既不可及雖欲比之淳熙比之紹興亦不天殊今歲遭壽皇

之大喪遣金国之信使固已不勝其費而天時如此救荒不暇朝廷顧資以惠民之受寔惠者無緣得徧飢疫可指日而俟盜賊所在而萌芽凜乎可惧之時陛下惟當躬率儉素橫恩濫予損之又損猶恐不逮安可聽戚里之無厭援不當得之舊例不思以義斷恩如此之類侵尋不已何以善後臣是以輒忘忌諱再瀆天聰伏望聖慈終賜寢罷如聖意深念從母母寧別予之財太上皇帝以吳琚不得真倖遂賜之錢庶可全肺腑之恩而不廢天下之法更取聖裁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繖毛伯益轉行遙刺

臣仰惟陛下嗣服之初愛惜名器間有出于左右求請或並緣賞典或引用近例或出于三宮之親屬苟戾于法有司執奏無不垂聽故朝廷清明可望治效近有李革以應奉有勞由副尉而轉承信郎亦不可不論正以事体至微不敢冒瀆天聽今忽來有上項指揮毛伯益者知其為內侍不知有何因緣直以職事宣榮理宜優異與轉遙郡刺史寔駭公論夫以內侍甚衆遙

郡至嚴有以賞典等事迂轉者猶不可行指揮
再三終于回授而况全無未歷內庭趨走安得
言勞便屢使令豈應优异若此門一開凡有無
厭之求陛下遽與施行而臣等又不能繳奏則
遙郡不已便圖正任正任不已廉車留務以致
節鉞何厭之有如此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紀
綱將遂蕩然何以為國自來內侍求請遷轉屢
經繳駁皆有一二可言蓋未有如今日指揮僥
濫太甚臣是以尤不得不論欲望聖斷追寢上
件指揮推究伯益無故僥求上罔聖聰之罪特

賜斥責以懲其餘庶幾自此可以少戢此曹不
致過有逾分之請寔為幸甚所有錄黃臣不敢
書讀

恩轉官
繳重華宮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推

臣仰惟陛下欽事三宮務盡孝道重華宮一行
官吏等入用德壽宮故事服勞五年例轉一官
資前此方以推恩為遲今幸奉行故典本不當
有言然臣有愚見如醫官及碍止法人二項不
容不論醫官久饗廩祿竊取鬼榮本是庸人僥

倖在選壽皇違豫之久中外日伺脈狀以候康復而其詞不倫固已憂慮一旦弼留無不憤痛雖其罪不至如王涇之甚亦以一時多事未嘗明正典刑六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聖旨醫官大方脈蔚仲堅郭儀李九齡瘡腫科王懋棟世安口齒科俞時雍並罷重華宮祇應此蓋太皇太后明知其醫葯狀而至仁震露不欲加罪止從罷遣後至八月間因臺官論奏郭儀李九齡蔚仲堅輩庸繆之罪其言某輩則非止此三人也尋得旨僅降三人者一官未幾至十月初

王良佐李九齡郭儀又以應奉太上皇帝醫葯有勞而轉官矣其僥倖已甚皆不復論其于重華失職醫葯如此不至戾譴已為厚幸安得一例皆與轉官之賞乎其醫官已經降官及罷祇應之人乞更不推恩武臣及內侍等碍止法入數目不少若盡與轉行寔為太濫正引乾道二年之制隱下後來節次指揮致有今日施行欲乞並照淳熙八年七月指揮回授其指揮使以下碍止法入乞照前項指揮依條施行其他人數根衆官拖事戾臣不能一一究知其顯然可

論者如此欲望明詔三省樞密院及所屬曹部
照應逐次指揮及臣所奏二項事理仔細開具
施行庶幾寔有勞效者不至遺失僥濫太甚者
稍得樽節其于愛惜名器之朝不為小補所有
錄臣未敢書讀

繳陸彥端將覃恩並解帶各轉一官
恩例特與階官上轉行一官

臣待罪東臺論奏固多皆是為陛下愛惜名器
節省財用排抑僥倖以存國家之紀綱若碍止
法人或橫轉行或轉遙刺二事尤當固執一失

職守來者無窮不可復為矣陸彥端事太上皇
帝為隨龍人衆所知以隨龍之故超授官爵不
為少矣若縱其無厭之心則何時而已耶比者
太上皇后歸謁家廟彥端于武功大夫併轉遙
郡兩宮臣寮繳奏三次以一時人衆太上皇帝
聖旨其他碍止法等入並從所請時令與三人
者轉行彥端其一也是以一日隨行之勞而轉
與二十年磨勘之官矣去年八月又以睿思殿
內東門司等歷過日月并使人到闕等泛賞乞
于遙郡上轉行後省察見其月日皆是重疊引

用繳奏三次乞令吏部契勘年月遂寢而不行
今又有此請夫覃恩轉官解帶轉官使其不碍
止法則當循序而進何待特旨正以二者皆是
泛賞碍止法人不可用故疊以二者冒干天聽
又欲于階官上轉行則是以碍止法不可用之
賞而轉右武大夫其為壞祖宗成法尤甚臣是
以不得不論欲望聖斷察其情狀追寢上件指
揮庶使退聽且以塞後來無窮之請臣載惟陛
下初政猶未及半仁恩隆寬左右近習戚里之
衆干請恩倖瀆紊聖聽動勞特旨臣愚駁論雖
荷矜從更乞奮威斷擇其干請太甚者有以懲
戒之則朝廷益清紀綱不紊尤為幸甚所有錄
黃臣未敢書讀

繳成立帶行遙刺 御前忠佐成立
該登寶位合轉四官內兩資轉馬步
軍都軍頭外兩資轉特與帶行遙郡
刺史諸般請給等並依周興體例支
賜

臣竊惟國家名器之重在今日尤宜謹守刊例
破法之弊在今日尤宜痛革臣待罪瑣闥頃者

屢有駁奏不敢顧恤仰惟陛下恭垂明聽從善如流近來方得小定忽准前項指揮又不容已者御前忠佐止有六資曰步軍副都軍頭馬軍副都軍頭馬步軍都軍頭馬軍都軍頭馬步軍副補其轉行遙都刺史者蓋橫恩也武臣轉至武功大夫為止法非有軍功等不許轉行而况此乎歷攷太上皇帝在位六年放行忠佐轉宮者才二人然皆有迹可攷周興以馬軍都軍頭轉行尤在紹興二年七月是時太上皇帝即位已

三年矣至十月又以陸安為之中書後省繳奏而止紹興三年四月又有指揮又以門下後省繳奏而止且以周興之轉行是有司失于執奏者直至紹興四年再與而再繳至勤御筆以其久在潛邸應奉有勞特與轉遙刺時方多事因遂放行蓋亦三經繳奏不得已而後行非苟然得之也今可援為例乎况陸安在太上潛藩隨龍應奉餘三十年錄其久勞犹琅難如此陛下即位未久若成立引例破法六資猶未曾轉滿遂以四資之恩超授遙刺則今之為忠佐者又

援此例而進不可遽止名器愈濫矣陸安援周
具之例止言請給而不及大禮支賜進狀下戶
部本部執奏而不行今成立破法所乞指揮則
又全備以此知祈恩僥倖之人宛轉攀援無時
而已欲望聖斷特賜詳酌其以兩資轉至馬步
軍都軍頭者法也則令有司照條格施行其餘
兩資則與寢罷塞倖門而守舊法寔為允當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成立帶行遙刺

臣近者繳奏隨龍御前忠佐成立帶行遙郡刺

史奉聖旨兩該隨龍可特與書行天威所臨合
即承命然詳究事體輕重寧受一夫之怨不敢
廢陛下紀綱寧被方命之罪不敢變有司法守
也陛下明知帶行遙郡刺史為僥倖又知兩朝
隨龍忠佐人衆恐開倖門以成立兩該隨龍故
令特與書行庶使餘人退聽臣略放之太上皇
帝隨龍人有兵級八十八人內吳翊等十餘人
又在陛下隨龍人數如此則未聞其餘名色只
就成立本等人數內兩該隨龍已有十餘人若
成立帶行則此十餘人者必將援例而進不若

杜之于初則未者自然絕望一開其端僥求日
濟縱之則名器愈輕賜予益濫止之則或得或
否不惟無以服其心多方營求不與不已煩瀆
天聽陛下將自厭之臣愚欲望睿斷寢罷上件
指揮以塞僥倖之路况陛下即位未久如此等
事但當一切止絕若初年不難于發端後省不
得而繳論誠恐國家爵賞有限不足以塞此曹
無窮之請為害愈甚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

同中書舍人林大中○韓侂胄轉

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宮現彭龜年除
煥章閣待制與郡

臣等今月初九日竊聞吏部侍郎彭龜年內殿
奏事退而居家待罪不知其由已而又聞知閣
門事韓侂胄見求祠祿方有傳聞謂龜年論侂
胄甚切故皆不自安然而不知所論者何事也
今有上項指揮則知傳聞之不謬龜年以待郎
得次對與郡侂胄解閣門及都承旨職事轉一
官內祠有以見陛下之處事不失一偏然臣等
愚忠猶有當言者陛下自在嘉邸眷禮僚舊一

且龍飛不惟寵以爵秩延見訪問幾無虛日天下不以為私而服陛下好賢篤舊之德不謂三數月間所謂五人者黃裳遽成長往黃由尋遭外艰沈有開陳傅良相繼論罷惟龜年一人猶在從列筵筵又其賦性伉直論事不回无蒙眷獎必其懷不自己盡言無隱今又去之則陛下之舊僚無遺不惟傷伐木之義而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尤害政體此臣等所以重惜也知閣門事及都承旨皆武臣之高選陛下不難于侂胄之罷可謂英斷然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位

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罷之已至况一去一留恩意不同去者遂遠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遠人言籍籍尚以為不平臣等欲望睿慈更加詳處或留龜年于筵筵則可以不失講讀之舊若其不然則命化胄以外祠或予以外任事體適平人亦無可言者如龜年之賢陛下素知願豈遂將終棄後日召用正自未晚然目前處事貴于得直臣等誠恐指揮一出难于反汗故敢罄竭愚慮以俟採擇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韓侂胄彭龜年

聖旨彭龜年

除職與郡已是優異韓侂胄初無過
尤屢求間退罷職奉祠亦不為過並
依已降指揮

臣等昨繳論彭龜年韓侂胄事得旨令並依已
降指揮施行臣等何敢不承君命然二人者事
既相闕須當適平龜年以真侍郎除職與郡若
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
侂胄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君之誠
心不顧其身以進忠言豈謂過乎臣等區區不

敢更留龜年在龜年進退之羨亦不可復留但
直臣去國公議為之歎息恐自此無敢有為陛
下出力論事者矣龜年既以決去侂胄難以獨
留欲望聖慈俯從臣等所奏予侂胄以外任或
奉外祠以均事體以慰公議不勝幸甚再犯天
威無任震惧伏惟陛下裁幸所有錄黃臣等未
敢書讀

再訪... 諸書... 本... 留... 下... 直... 看...



